

大中華發刊辭

梁啟超

嗚呼。我國民志氣之銷沈。至今日而極矣。當前清光宣之交。吾觀全國陰森之氣。吾既深痛極慟。嘗爲之言曰。人人皆有我躬不閱追恤我後之心。乃相率爲且以喜樂且以永日之態。以謂似此暮氣充塞之國。僥焉其何以終日。由今思之。彼時嘗猶深秋。百卉萎黃。羣動淒咽已耳。至今日乃真晦盲否塞。寒沍慄慄。含生之儔。幾全喪其樂生之心。舉國沈沈然若歌薤露以耶墟墓。吾童幼時誦變風變雅諸什。竊疑天下之生久矣。而當時之民。曷爲獨憔悴憂傷。一至此極。嗚呼。豈圖我生。乃躬見之。雖然此無怪其然也。我國民積年所希望所夢想。今殆已一空而無復餘。懲守舊而談變法也。而變法之效則既若彼。懲專制而倡立憲也。而立憲之效則既若彼。曰君主爲之毒也。君主革矣。而其效不過若彼。曰亂黨爲之梗也。亂黨平矣。而其效不過若彼。二十年來朝野上下所昌言之新學新政。其結果乃至全社會所厭倦所疾惡。言練兵耶。而盜賊日益滋。秩序日益擾。言理財耶。而帑藏日益空。破產日益迫。言教育耶。而馴至全國人不復識字。言實業耶。而馴至全國人不復得食。其他百端。則皆若是。迄於今日。或乃懲羹吹盞。甚至欲一切摧陷廓清以反乎其舊。夫使率舊而可以善治。則三十年來。我國榮光。早耀大地。而進化適存之學說。其當摧燒矣。今也取國家組織社會狀態。凡百欲復辛亥以前之舊。寢假而復戊申庚子以前之舊。寢假而復戊戌申午以前之舊。微論其決不能至也。勉而至焉。將焉取之。經曰。與亂同道罔不亡。清曷

爲亡。而乃踵其武惟恐不肖。寧非天下大不可解之事。然則謂此爲不可耶。反乎此者。其治效又奚若。循壬子癸丑間之國家組織社會狀態而縱其遷流所極。則雖欲求如今日。又豈可得。嘗諸汎舟。北遡固爲斷潢。南駛亦成絕港。緣延回洑。迷復循環。詰其所屆。莫之能對。今之中國。豈不如是耶。其於人也亦然。曰甲派誤國。乙派代興則又何若者。曰乙派誤國。丙派代興則又何若者。曰官僚腐敗。誠腐敗也。而詆官僚者又豈其清高。曰新進浮躁。誠浮躁也。而排新進者又豈其篤厚。病獨裁制則思合議。而合議之不鑒於人心也如故。病合議制則思獨裁。而獨裁之不鑒於人心也如故。希望某甲。某甲出矣。果何濟者。轉而希望某乙某丙。某乙某丙皆出矣。又何濟者。蓋數年之間。中國所有一切黨派。一切人物。既雜遝焉旅進旅退於此廣場。而彼之如蒼生何。蒼生之如彼何者。皆不過爾爾。至於今。則惟微一人之福以託數萬萬人之命。譬猶懸千石之鐘於壞宇。而恃一髮以繫之。旁無化身而後無替人。天下險象。孰過於是。迴視境外。則磨牙吮血以伺吾旁者不知幾何姓。其術或以驟。或以漸。或以暴壓或以陰鷙。爲道雖不同。而皆可以盛我即於死地。疇昔每遇橫逆之加。時或瞋目攘臂。慷慨思一雪。而虛僞之氣。不旋踵而孺。近則惟相安於犯而不校。事事退嬰屈讓。以待剝牀之及膚。而數年來特均勢之局以苟延殘喘者。今也機括一弛。形勢迥異疇曩。歐洲戰爭中或戰爭後。吾國必將有大變。而所以應之之方。則朝野上下。瞢然不知所爲計。以言夫內之不足自存也則既若彼。以言夫外之不能與立也則又若此。坐是之故。全國人之心理。幾以中國必亡爲前提。其大多數蚩蚩之氓。既懵然莫識禍難之所由來。與其所終極。惟宛轉愁歎於生計之艱難。弱者隨自然淘汰之勢。轉死溝壑。悍者黠者。攘奪竊竊。

慙不畏死以徼目前。斯固無論矣。而號稱士大夫爲全國全社會之中堅者。徒以懷抱中國必亡之心理故。而種種促之使亡之事實。乃因緣而發生。其血氣用事者。以爲等是亡也。毋寧亡於吾手。如昔人所謂時日易喪子及汝偕亡。於是日謀搆亂煽禍。以破壞秩序。詰之曰。以若所爲。足救國乎。則應曰。吾知其不能也。吾快吾意而已。此亡國心理之一種也。此猶有血性而偏激焉者。其巨猾大慙。默窺夫國中一部分人之具此心理也。則思利用之以充其箇人慾壑之慾。甚者不惜爲張邦昌爲吳三桂。引吾敵以覆吾宗。此亡國心理之又一種也。此其狠戾而黠焉者也。亦有善柔而黠焉者。以爲國亡旣在旦夕。吾乘其須臾未亡之頃。而急起直追有所攫取焉。以爲他日飽則歸去之計。但其操術不如彼巨猾大慙之拙劣也。惟順時以趨利。故其所處之地常甚安。而其所獲之實常甚豐。國一日未亡。則安富尊榮。足以驕人。及其旣亡。則在他人統治權之下。作一富家翁以長子孫耳。其旣得有此種地位者。則求保之使勿失墜。其未得此。則百計求所以得之。此亡國心理之又一種也。亦有志行純潔之士。平昔固嘗有所懷抱。儼然思自效於世。幾經挫折。乃廢然而返。以謂將傾之廈。非一木可支。吾何爲自苦。其根器淺薄者。寢假醕醢噉齏。以同化於巧宦之所爲。即其深知自愛者。亦援周之可受免死而已之義。求薄祿以自晦而神氣沮喪。不復思爲國家更有所盡。此亡國心理之又一種也。其最謹飭者。則守持一職。奉行長上之意。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此本平世最馴善之公民所宜爾。不容相非也。然問其每日屹屹孳孳所奉行者。將有何結果。則應曰。明知其無結果。或且生惡結果也。然吾何與者。吾爲機械而已。此其所以自處者雖未可深責。然率其暮氣以傳播充於社會。謂非亡國心理之一種焉不可也。更有持詭激之論者。以謂中國人終

已不復有統治此國之能力。毋寧聽其速亡。以待能統治者統治焉。則人民其或猶有出水火登衽席之一日。吾且求在大同主義之下爲一幸民。無爲局促於褊狹國家主義之下以自苦。此種幻想。雖聰明絕世人猶不免時時縈漾於腦海中。雖不肯昌言。然不知不識間。已漸沁入社會心理而滋其根莖。吾誠不敢謂此輩爲懷挾惡意。然謂非亡國心理之一種焉不可也。以上所舉六種心理。雖未敢謂能舉全國之物情而描寫之。而上流士大夫所言思擬議及其所由之徑。能外是者蓋亦罕矣。爲塗雖殊。然其豫備亡國。且以自力促其亡則一也。夫人雖至愚。亦何至凡百不豫備而好爲亡國之豫備。人雖至不肖。亦何至發憤以自力促其國之亡。而全國心理乃幾盡趨於是者。此無他故。彼其二十年來經歷內界之挫躓。外界之刺激。而中國必亡之想像。乃愈演而愈深。馴至盤踞人心中而不能自拔。譬諸狂奔之囚。已聞法廷宣告死刑。病瘵之夫。已知醫者屢言不治。雖尙視息人世。直需時耳。於此而語之以治身心立事功。寧非譏囑。若此者。吾無以名之。名之曰亡國之自覺心。夫至全國中堅之士大夫而皆自覺亡國。國其更安幸。其更有他種致亡之原因與否不可知。而即此自覺必亡之一念。乃真不覺之於卒亡焉而不止矣。

是故吾儕今日。且勿空爲噪噪閒言語也。所當下要求答覆者。即爲中國亡與不亡之一大問題。如其亡也。則一棺附身。萬事都已。吾儕舍蹈東海外亦更有何事。如其不然。則以現在宛轉牀蓐之身。誠不可不討求病源精擇醫藥慎重攝生。以期起此沉疴。免自蹈於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之境。今欲答此疑問。宜先略數陳亡國之定義。然後中國之可亡不可亡。與夫人之能亡我不能亡我。乃可得而究詰也。國與朝代異。此稍治國家學者所能知。是故秦漢嘗亡矣。魏晉隋唐嘗亡矣。宋元明清皆嘗亡矣。而中國迄未嘗一息亡。彼持

極端褊狹民族主義者流。謂元清統治時代。中國嘗亡。此未解國家爲何物者也。即如其說。謂元嘗亡中國。然亡焉不及百年也。謂清嘗亡中國。然亡焉不及三百年也。國家壽命甚長。歷史上之百年三百年。由後此觀之。若駒過隙耳。故微論此等形式不能名爲亡國也。即強名焉。然以不百年不三百年即光復舊物。就史家眼光論之。猶謂之不止也。夫東西古今已亡之國不知凡幾矣。而中國歷數千年。未嘗一息亡。既屬歷史上鐵案如山之一事實。此其中必有不止之原因焉。我國民所最宜深省而自覺也。國之成立。特有國性。國性消失。則爲自亡。剝奪人國之國性。則爲亡人國。國之亡也。舍此二者無他途矣。國性之爲物。耳不可得而聞。目不可得而見。其具象之約略可指者。則語言文字思想宗教習俗。以次衍爲禮文法律。有以溝通全國人之德慧術智。使之相喻而相發。有以網維全國人之情感受欲。使之相親而相扶。此其爲物也。極不易成。及其既成。則亦不易滅。豈惟不易滅。以物理學上實力不滅之真理律之。蓋有終不得而滅者矣。是故東西古今已亡之國。或其本無國性不能稱爲國者也。或其國性尙未成熟。而猝遇強敵。中道夭於非命者也。或有國性而自摧毀之者也。其國性已成熟不自摧毀而卒見亡者。地球有史以來。僅得一國。則上古時羅馬所滅之加爾達額而已（古代最有名之英雄哈尼巴所生國）。問其何以能亡之。則戰勝後悉屠戮其民男女老幼一切皆盡毋使孑遺也。自茲以外。能亡人已成之國者。吾未之前聞。是故國如印度者可亡也。印度一大廣原中。自古未嘗成爲一統之一國。至今其言語文字猶八十餘種。其部落酋長亦數十。中間天方人蒙古人征服而帝其地。皆長部落而徵貢獻已耳。今之英人。亦猶是也。此本無國性而取亡之顯例也。國如羅馬者可亡也。羅馬本有最粹美之國性。及其全盛之既極。略地徧全歐。散

布其國人以統御之。而被治者之民數。其衆多遠過於治者。既不能使被治者同化於已。其治下各族之國性。已潛滋暗長。所散布少數之治者。反爲所同化。而固有之國性。以次漸滅。故寢假裂爲東西兩帝國。寢假而兩國中復生無數小國以底於亡。此自摧毀國性以取亡之顯例也。蒙古亦然。滿洲亦然。皆同化於所征服者以取亡。然蒙滿國性皆未成熟。故一亡而無復整遺。羅馬雖亡。而千年後其國性復鍾於今日之意大利。猶不失爲世界一強國。益以證實力不滅之公例爲不誣也。國如安南朝鮮者可亡也。彼其千餘年來僅爲我附庸之邦羈縻之屬。無完全獨立之語言文字禮教習俗。既不能與我同體。欲解化爲一別體而未成。而猝遭橫逆攫噬。亡其宜也。然即此解化未完之國性。剝奪之已非易易。今法人日人。猶肝食也。使彼中能有人焉。涵養其國性而發榮滋長之。則他日蓋未可知。雖然。以本未成國之民。而棲息於他族統治之下。其歷史又不足以資視感。其語言文字又不獨立以闡發名理潛長術智。欲求死灰之復燃。難矣。故此諸國者。欲爲一國以立於世界。殆爲至難之事。此國性未成熟而取亡之顯例也。今世現存諸國中。則土耳其與大利其最可亡者也。土耳其疇昔之輻輳。其情節有大類於前代之羅馬與蒙古者。故其覆亡之轍則亦如之。今歐洲舍君士但丁周遭數百里外。土之版圖盡矣。其裂爲巴爾幹六七國者。國性分裂使然也。然土耳其故自有其頑強之國性。不易磨滅。欲歐洲無復土耳其領土。固屬易易。欲世界上無復土耳其國名。恐非百年以內之事也。奧大利襲西羅馬帝國之遺說。故其漸次解體之跡。亦循其軌。近百年間。日蹙者已幾度。至今其國中種族尙十數。其君相苦心慘憺思所以使之互相同化。智盡能索而絀用弗成。至今終不能搏控之以成爲渾一體之國性。卒播置於其境內以召今日之大亂。亂定之後。

無論勝敗何若。而奧之爲奧。必有以異於今日。此盡人所同見矣。此亦國性未成熟而易以取亡之一例也。若夫爲深厚之國性。而其國民對於此國性。能生自覺心者。固無人焉得而亡之。彼希臘之亡二千年矣。而今世界上儼然有希臘國。則二千年之希臘。亡而未亡也。羅馬之亡千年矣。而今世界上儼然有羅馬國。則千年之羅馬。亡而未亡也。匈牙利亦嘗亡數百年矣。今之匈牙利王國。雖與奧合體。然匈之爲匈。自若也。乃至如塞爾維亞如布加利牙如羅馬尼亞。淺學者或疑爲近數十年新造湧現之國。不知其皆爲中世之雄國。亡數百年而未嘗亡也者。今茲歐洲戰亂。可謂空前絕後。問茲役之結果。各國有亡焉者乎。吾敢毅然應曰必無也。除比利時壤地太褊小而在人肘腋。其存亡不敢斷言外。自餘則豈惟現存之國。吾敢斷其不亡而已亡之國。若波蘭若埃及若猶太。或自茲復活。蓋未可知也。吾之所以博徵諸例臚列國名者。非好爲連犴汎濫之辭以煢聽也。凡以證明國之不易亡。庶幾吾國民外覽而內省焉。毋自綏而自棄。嗚呼。吾國民乎。以吾儕祖宗所留貽根器之深厚。吾儕所憑藉基業之雄偉。吾儕誠不自亡。誰得而亡我者。不寧惟是。吾儕雖併力以圖自亡此國。吾猶信其不能以驟致。蓋我祖宗所留貽我之國性。成之固難。毀之亦不易。數千年神功聖德所積累。吾儕不肖。雖以畢生數十年之力斲喪之。餘蔭猶未盡也。所最可憐者。吾儕若造此惡業。爲因果律所支配。勢必蒙相當之慘罰而無可逃避。吾儕一生所遭之顛連困苦。舉凡吾祖宗吾子孫所不經受者。將悉集焉。尤可懼可痛者。萬一吾儕謬種。傳諸吾子孫。子孫世濟吾惡而累斲喪之。則吾國其遂有卒亡之一日。即幸而不爾。而吾儕今日一日所造之孽。吾儕子孫將來以十年之力幹吾蠱。猶懼不競。此則吾儕所爲上疚千古下疚千古焉耳。夫吾儕雖日日發憤亡國。而國之不能遽亡也。猶且若是。況於

吾儕苟有絲毫不甘自亡之心。人誰得而亡我者。吾之爲此言。非如文人結習。掉弄虛機以自矜飾也。又非欲鼓動吾國民虛懦之氣。以妄相夸也。抑尤非作亡後救亡之計。如前所舉希臘羅馬塞爾維亞匈牙利云云。期諸百年千年以後之光復。而謬云不亡以自解嘲也。吾就主觀方面。吾敢斷言吾國之永遠不亡。吾就客觀方面。吾敢斷言吾國之現在不亡。請言其理。今世列強。非必其力之不能亡我也。然亡我殊非彼等之公利。或反爲彼等之公患。蓋統治新領土之困難與經營之勞費。彼等皆積有經驗。故雖其極易取得者。而遂取之與否。猶待商榷。夫異民族之不易統治。自昔有然。於今爲烈。德之取奧斯洛林。奧之取波士尼亞赫斯戈維納。卒爲今茲大戰亂之階。此其最章明較著者也。然猶得曰在歐洲境內者。英之取埃及取蘇丹取波亞。法之取安南取阿比西尼亞。美之取菲律賓。日之取臺灣。其於將取得之先與既取得之後。其所費兵力何如者。取得而經營之。其所費財力何如者。夫今在大戰亂中固無論也。即在前此。凡力能謀我之各國。莫不各有其新屬地。方始經營。而未收豐穫。故未能盡出全力以加諸我。比中國現在不亡之原因一也。今世國競之機。恆以生計爲主動。列強所以耽耽垂涎於我者。其最大之願望。乃在利用此廣漠沃衍之野。以爲其資本及製造品之尾閘。而欲求得生計上之特權。則惟在我國主權之下。取攜最便。使我土地之全部分或一部分忽然易主。無論主之者爲何國。而皆爲第三國之大不利。故毋寧保持其現狀。以各遂其漸次腹削咕喝之欲。此中國現在不亡之原因二也。且人之亡我者。爲數國協力以亡我國耶。爲一國獨力以亡我耶。如曰數國協力。則所謂瓜分者是也。瓜分之萬不能見諸實事。在十年前已成定讞。其已畫有廣大之勢力範圍者則不必爾爾。其未有焉或雖有而尙狹焉者則不願爾爾。瓜分論一倡。則列強相互間

緣紛爭所釀之慘禍。將不可紀極。此稍有常識者所能見及也。今戰爭方酣。其更無餘暇以議吾後。蓋不俟論。即戰事大定後。亦且將十餘年瘡痍未復。其又誰敢輕動天下之大器以再釀滔天之禍。此中國現在不亡之原因三也。今國人所最愛者。歐洲列強方爲鷸蚌。而有漁人焉。脫乎吾旁。戰事倘更遷延。或將有以一國獨力亡我者。夫憂之誠是也。然按諸實際。能耶否耶。彼其悍然出無名之師以加諸我耶。昔人不云乎。天下健者。豈惟董公。今之交戰國或釋戈握手共抗圍之。亦意中事耳。藉曰不然。然既蹙我全國民使皆有死之心無生之氣。即化全國爲最後之巷戰。則其代價之重。恐亦非所克任。彼謀國者寧若斯之愚哉。夫國際法之不可深恃。吾儕知之固諗。然既與他國並立於大地。無論若何強暴。終不容不有所長慮而卻顧。雖以今次戰役。各交戰國俱出於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然其宣戰之口實。各國猶必斷斷申辯。務自處於師直爲壯之地。則無名之師。雖極悍鷙者決不敢輕舉。斯甚明也。然則苟有一國焉欲以獨力亡我者。其道何由。以吾計之。不外二策。其一。則餌誘我與之結特種協約。而攫取統治權一部分之作用。入於其手。其二。則希冀我國各地方叛亂割據。全國糜爛。藉作驅除難而次第削平之。二者有一於此。然後謀我者始能得志。夫此則我先自亡。然後人因而亡之耳。顧吾信我賢明之政府。決無吳三桂李完用其人者。我忠良之國民。決無蕭寶寅張邦昌其人者。如有人焉。稍萌此念。天下固已共棄之。其所蘊毒螫。終不能成爲事實。吾內之既無可抵之隙。則無論謀我者之若何險鷙。而終不得逞。此中國現在不亡之原因四也。夫狡焉思敗封疆以滅社稷者。何國蔑有。吾儕不敢以敵之不我即而自暇自逸。雖然。當知今世國家之性質。與前古異。今之國家。務摶挽其民使成一體。然後國礎乃固。所謂「單一民族組織單一國

家」之主義。方成爲信仰之中堅。善謀國者。雅不顧漫然強與己不同國性之民。使隸己國版籍。非徒畏統治之難。且慮己國性緣此而生意外之破綻也。其既毅然略一地而撫其民也。則必汲汲焉謀所以使之同化於己。如果羸之負螟蛉。且夕禱之曰似我似我。此其爲功之辛勤。云胡可量。彼日本之治臺灣。蓋操是道矣。遵其所計畫。能使現在十歲以下之兒童。皆逼肖日本之兒童。五十年以後之臺灣人。純然成爲日本人之一部。夫以臺灣人文化之淺。操是道以治化之。程功自固可期。然且需百數十年乃克竟其業。若以施諸朝鮮。其艱瘁抑既數倍矣。若欲以施諸中國。則爲事殆絕對的不可能。夫中國國民。非輕易能同化於人之國民也。而其同化他人之力甚強。若以文化本出自我之國。恃一時之武力以征服我。乃欲自爲果羸。而以我爲螟蛉。結果將適得其反。匈奴鮮卑氏羌契丹女真蒙古滿洲皆其前車矣。彼謀我者稍檢史蹟。其能不戒懼。若欲奴畜我而卵壓我耶。我之國情。非如印度之數十部落各離立而不相通感者。吾搏撓四萬萬人爲一渾合有機體之日久矣。就令一時蒙他力之壓制。而機能之自然發育。勢固不能以遏絕。社會秩序稍恢復之後。個性本能自日益發揮。而機體之本能隨之。今日之印度。猶能使英人吁食。況乃中國。人之謀國者。何遑見不及此。其悍然欲以亡我爲職志者。蓋一部分輕佻庸淺者流之迷見。而有遠識者殆不如是也。藉曰彼其處心積慮非亡我焉而不止。然爲事亦不能以太驟。世人共謂土耳其之瀕亡也久矣。而至今未亡。就中版圖喪失逾半者。境內自分裂而已。非他強國攫而取之也（我國蒙古西藏之漸次分裂與土耳其所屬分爲塞布門羅等國略相類誠最可痛心之事然我與土大不同者土之菁華全在巴爾幹巴爾幹諸國分裂土殆不復成國我國菁華全在二十二行省蒙藏雖分裂尙非國家元氣之致命傷也）。波斯阿拉伯乃至摩洛哥。皆久瀕於亡矣。而至今猶未亡

也。即如朝鮮今固亡無噍類矣。然猶經甲午之役日俄之役宛轉二十餘年然後亡也。凡此皆足以證明一國之亡。實不易易。而當其亡其亡之際。實饒有拯救之餘地。今之中國。二十年前之朝鮮。三十年前之土耳其也。而環顧前一二百年間。英俄德法奧意諸國。亦曷嘗不幾閱險艱。如我今日者。吾儕何必爲彼現時富貴氣象所傷。試觀其時之歷史。吾可以自壯耳。要之。我國最近之將來。能保無擾亂乎。吾不敢言。能保領土無一部分喪失乎。吾不敢言。甚至能保行政權無一部分受掣肘乎。吾不敢言。獨其不至於亡。則吾敢言之。然但使能不至於亡。則吾國民所以自處而善其後者。既綽綽然有餘裕。我國民誠有此種明瞭堅強之自覺心。則所以報國者其必有道矣。

問者曰。吾子不云乎。我國民積年所希望所夢想。今殆已一空而無復餘。夫我國民前此固其信國之可救也。奔走謀救之者亦既有年。仁人志士既竭心力繼之以血者。且不知幾何姓矣。而結果竟若此。自今以往。即其持吾子所謂明瞭堅強之自覺心者。而報國亦有何道。應之曰。不然。我國民前此之失望。政治上之失望也。政治不過國民事業之一部分。謂政治一時失望。而國民遂無復他種事業。此大惑也。且政治者。社會之產物也。社會凡百現象。皆凝滯窳敗。而獨欲求政治之充實而有光輝。此又大惑也。夫今日之政治。與吾儕之理想的政治甚相遠。此何必諱言者。雖然。平心論之。在此等社會之上。其或者此種政治。尙較適切。易以吾儕所懷想者。其敝或且更甚於今日。蓋誰與行之。而誰與受之者。吾以爲中國今日吾儕之疾。乃在舉全國聰明才智之士。悉彙集於政治之一途。夫一國政治。筦其樞者恆不過一二二人。而政治之爲物。其本質原無絕對之美。其美惡之效。又非可決於旦夕。國民既有所倚任之人。則宜

盡其長以觀其後。國中有多數野心之政治家。其易地能改良政象與否殊未可知。而政局已日在飄搖不安之境。則政治之易使人失望者此其一矣。一國中執行政務之人。所需亦不過此數。今乃舉全國無量數不知誰何之人。而皆欲託於政治以自養。官吏之供給過於其需要數十百倍。人人皆患得之患失之。所以奔競傾軋者無所不用其極。政象安得不混濁。則政治之易使人失望者。此其二矣。從政人才。既未嘗養之於豫。今日欲舉一事。則於多數競爭者之中探籌取若干人以任之。明日欲舉一事。又於多數競爭者之中探籌取若干人以任之。其能任耶不能任耶。任焉者不敢確信。受任焉者亦不敢確信。更探籌而易若干人。其不敢信也如故。傳不云乎。未能操刀而使割。其傷實多。如此。雖有良法美意。安由設施。則政治之易使人失望者。此其三矣。而以舉國聰明才智之士。悉輾集於政治。故社會事業一方面。虛無人焉。既未嘗從社會方面。培養適於今世政務之人才。則政治雖歷十年百年。終無根本改良之望。其間接惡影響之及於政治一部分者。既若彼矣。而政治外之凡百國民事業。悉頹廢摧壞。而無復根株之可資長養。故政治一有闕失。而社會更無力支柱。以待繼起者之補救。其直接惡影響所及。則國家存亡所攸判也。夫我國民曷爲積年所希望所懷想遽一空而無復餘。則以其所希望所懷想者。專屬於無根蒂無意味之政治生涯。則其對於自身前途之失望。固宜什人而八九。而對於國家前途之失望。則亦隨之。此所以舉國沈沈。悉含鬼氣也。嗚呼。我國民乎。當知吾儕所棲託之社會。孕乎其間者。不知幾許大事業。橫乎其前者。不知幾許大希望。及中國一息未亡之頃。其容我回旋之地。不知凡幾。吾儕但毋儉毋倦毋躁毋驚。隨處皆可以安身立命。而國家已利賴之。本報同人不敢。竊願盡其力所能逮。日有所貢獻。以贊助我國民

從事簡人事業社會事業者於萬一。此則本報發行之職志也。

（錄自飲冰室合集）